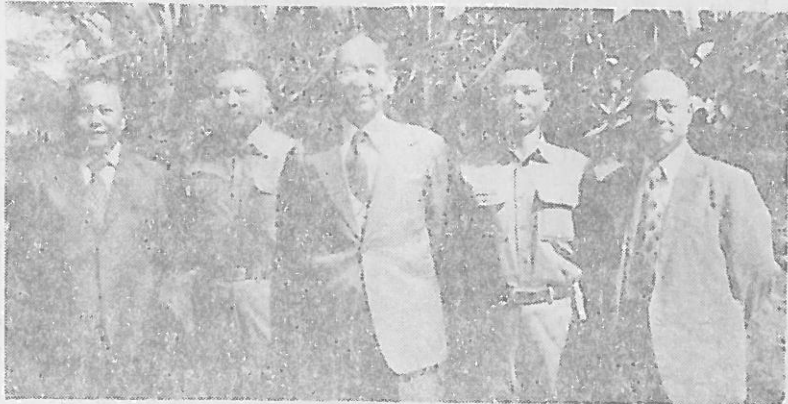


永懷 胡璉將軍



胡璉將軍
(中)偕
同本文作
者(右)
參觀金門
時留影。

• 廷禹王 •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破曉，楊墨林（維翰）先生電話對我說：「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胡伯公（胡璉將軍字伯玉）昨天晚上九點半逝世了！」消息來的過於突然，有如悶雷轟頂，我聽了之後，始而木然不知所措，繼則淚水奪眶而出，半晌說不出話來。在此三天以前的一個週末，我和幾個朋友還在胡將軍那裏盤桓了四、五個鐘頭。他的風儀神態，聲音笑貌，完全跟平常一樣，那樣爽朗，那樣風趣，沒有一點異狀。臨送我們上車握別的時候，還笑着對我說：「前天想找你來聊天，派車子去接，你不在家，你太太說你那天要參加四個會，為什麼那麼忙？」我聽了無以為答，只好以尷尬的神情表示一點歉意。想不到這一別竟成永訣了！天乎，天乎！為什麼那天我如此窮忙？為什麼我中午沒有回家？為什麼也沒給家中通個電話？就這樣失去一次應約獨談的機會，如果他有什麼指教或交代，就這樣錯了過去，豈不遺憾終生。思之重思，不禁涕淚縱橫了！

胡將軍有不容再犯的致命之疾——心肌阻塞，心臟病中最嚴重的一種，跟他來往密切的朋友，大多知道。以前發過兩次，但皆化險為夷。他曾不止一次的告訴我們：「六十一年第一次發病時，家人朋友都很擔心，我自己也有一點嘀咕。有一位非常知己的患難朋友（暫隱其名）對我說：『伯公，你以前經過的風浪危險，不知道有多少，你都以堅強的意志力把它一一克服了。這次大病侵襲，固然要賴醫藥

療治，但更重要的還是要發揮你求生的堅強意志力，以精神戰勝病魔。』我聽了霍然而振，心境泰然，病就漸漸的轉好了。」最近幾年，我們常常見面，看見他那樣豁達的胸襟，堅強的意志，爽朗的性格和風趣的談吐，都認為他的宿疾不會再發，壽命一定很長，想不到旦夕之間，竟然撒手而去。人事無常，禍福難測，悲夫！

胡將軍文武兼資，對國家有過很大的貢獻。他的豐功偉業，大德至行，為世人所熟知，也為世人所景仰，已經有很多人寫過文章。我也應朋友之約，寫過幾篇追思的文字。但是意猶未盡，想在這裏把和我有關或我躬歷的若干瑣事，拉雜的寫出來，以誌崇仰與懷念。

我跟胡將軍直接做事的時間，只有兩年半多一點。四十三年九月，我由陸軍參大畢業後，到他那裏當了個小小的幕僚單位主管。經過一段時間，我直覺的認為他不大重視幕僚業務。有一次很率直的提出我的看法，我說：「團以下，人數較少，單位也不多，部隊長的意志和作為，可以直接貫注於部眾。師以上，就要靠良好的幕僚作業，才能把長官的意志和作為貫徹到基層」。他說：「執簡御繁，層層節制，是大軍統御的要訣。我現在對於部隊，只問幾個軍長，對軍團部的幕僚業務，專責成參謀長。我如果直接管得太多，那就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我聽了并不十分服貼，直到後來聽說艾森豪任歐洲盟軍統帥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的領導故事，才佩服胡將軍高明，深慚自

已膚淺。那次談話過了幾天，在政戰部工作的王寶雲兄很關切的問我，「你最近跟司令官說過什麼話？」我說：「沒有說過什麼，你為何突然有此一問？」他說：「司令官昨天給我們訓話，曾提到你，說『王某人跟我談話，詞意真切。我查他籍貫是甘肅，比我們陝西人喝的西北風更多，難怪他脾氣那麼硬，說話那麼衝。』」我聽後為之愕然，也對自己的言行提高了戒省。

四十五年夏天，陸軍總部派出一個小組，舉行高級裝備檢查，我奉派率領特業技勤人員陪同進行。事後在胡將軍主持的一個會報席上，我對這次檢查的經過提出檢討報告，最後曾說：「我們司令官功高位崇，望隆威重，對人對事，應該謙虛周到，免得遭受物議，如果他有顧慮不到的地方，我們作幕僚的人應該為之補救，以免發生不良的影響。」我講完以後，好多人對我注視。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朋友說：「你當眾批評司令官，也涉及其他長官，簡直是『拿着磨盤打月亮——不知高低輕重』，等會兒你不碰個大釘子才怪。」誰知胡將軍作結論時，却說：「王某人剛才的報告大家都聽見了，他對我也有所批評，他說的對不對，我自己知道省察，你們有關的人也都應該注意。他這種愛榮譽愛團體的精神，實在可貴可愛。」以後他在另一個較大規模的會報席上，又把這話重新提了一次。胡將軍素來是不大公開稱讚人的，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我聽了真是既感奮，又惶悚。

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勝利結束後，胡將軍因眼疾辭職回台。有一天，我和張子羣兄同去看他。因為戰地過於辛勞，體力消耗太多，他顯得有點憔悴，但意氣風發，談鋒很健。那天他另外無事，也沒有來客打擾，我們坐得很久，談了很多。我和他曾有如下的對話，我說：「伯公熟讀歷史，你們華縣先賢名將郭汾陽，似乎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我此話是有為而發。他問「郭子儀有什麼值得學習？」我說：「郭汾陽出將入相，一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此中必有很大的學問，值得玩味學習。」他說：「你不能說得詳細具體一點。」我說：「我無法詳細具體的說，但如在『善與人處』四個字上尋求領悟，當能得到很大的益處。他和好人固然處得很好，對壞人也能折節相交，委屈應付。如程元振、魚朝恩、盧杞那般人，他都能虛與委蛇，消除了許多麻煩。以我的淺見，一個人要想成大功立大業，就得充實主力，爭取助力，減少阻力。伯公的

主觀條件（主力）非常優越，今後在爭取助力、減少阻力方面，似應多加注意。如對某某等人的關係，應該謀求加強、改善。」他聽了大不為然，對我很正色的說：「郭子儀的委屈應付，其實就是圓滑，這是我看不慣學不來的，我最佩服仰慕的是李靖、徐達那種典型的人。我一生忠於領袖，忠於黨國，直道而行，不計其他，你的階級和年齡，不應該談這類問題，以後要多讀書，在本位工作上多加努力。」這釘子碰得不輕，我心中不大自在，也很鄭重的對他說：「讀書自修，努力工作，我向來不太怠荒，今後謹遵您的教誨。但是智慧知識，似乎跟官階高低沒有多大關係。縱然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可是我用心很純，很切，也很深，請您大度包容。」大概是西北風真的喝多了，本性難移，衝口而出，把氣氛弄得有點僵。幸虧子羣兄亂以他語，才給轉圜過來。此後十多年，無論他在台在越，我對他一直都保持着內心的崇敬，禮數的不虧。他在投閒置散的那段時間，多少有點世態炎涼的感覺，對於我的「不勢利」，曾向人表示過安慰之情。

研究宋史品評關岳

三、四年以前，他囑高仲謙兄給我傳話，希望我常到他那裏聊天。我最初不敢應命，因為自知耿介亢直，對於一位非常尊敬的長者，最好保持適度距離，免得有失態失敬的地方。以後仲謙兄屢次帶話促約，只好硬着頭皮跟他同去，從此每週六下午必去小聚，如果有事有暇，說不定一禮拜去個兩三次，三年多以來習以為常，很少間斷。他的史學修養很深，研究宋史的興趣更濃。國大代表李子平（安）兄，是我很佩服的宋史專家，他的大作「岳飛史蹟考」和「文天祥史蹟考」，論證精詳，傳誦一時。我便介邀他們認識，一見投緣，結為深交。子平兄又介識史學名家李守孔教授，輾轉結識了很多位學術界的名流。他便常常邀請到那裏，研討學問或時事，有時討論一個專門問題，有時上天下地，無所不談，使我得到無窮的教益。而領受最多的，還是出自伯公的講述。他的學問是多方面的，每談一個問題，都是周詳精到，娓娓不絕，尤以史學為然。「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何說起」，一般人大多有此感覺。但在他來說，無論從那裏說起，都能交代得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在中國歷史上，兩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那段不算短的時期，可以

胡璉上將全家福

胡璉將軍(中)

與夫人及男女公子合影



說是最黑暗最混亂的一個時代。我常覺得在我們悠久光榮的歷史中，不應該有那麼黯黯的一頁。我對那段歷史十分討厭，十分頭疼，讀史讀到那裏，就恨不得把書丟到紙簍裏、毛坑中，以洩胸中之憤。胡將軍對那一段歷史雖然也感到并不光榮，但是他却研讀得非常透澈，談起來脈絡分明，條理井然。就連專門研究兩晉南北朝史的學人，也常自嘆不如。即此一端，就可看出他在史學上的造詣如何。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以至大陸棄守為止，軍事上的變化很大。諸如部隊的沿革，人事的異動，一些重要戰役的經過得失，他都記得非常清楚，每次跟我們談起來，歷歷如數家珍，簡直是一部活歷史。根據我的瞭解，其中某些部份，恐怕軍事史政機構保存的資料，

還不如他的憶述周全，這固然由於他的記憶力特別強，也得力於他日記的累積。我們幾次想把他的這種談話錄存下來，可惜尚未着手，他已仙去，實在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

不久以前，李子平兄談到，新竹地方人士打算把原來的關岳廟擴大為武聖廟，曾請陶希聖先生撰寫了一篇「武聖廟誌」，刻石立碑。陶先生的大文把武聖廟的源流與廢寫得十分清楚。他說：「……孔子集大成而為百世師，太公封於齊而方輅傳。……唐代乃上孔子『文宣王』之尊諡，而太公亦獲『武成王』之崇封。……明初武成廟制遂廢，代而與者實維關岳，其初皆發自民間，……遂清中葉關廟與孔廟同列中祀。……陶先生這篇文章，主題用意十分高明，有些措詞非常技巧。但我舉他文中「……武有七德曰：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又曰：大將之德五，謂智、信、仁、勇、嚴也。」這個標準，根據正史來衡量，岳武穆精忠報國，文韜武略，冠絕百代，尊為武聖，誰曰不宜？但是關羽的條件則差得多了，他不但不能稱武聖，連「名將」「良將」似乎都不够格。只因為以前民間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和滿清政府另有作用的狂捧，就把關羽奉為神、聖，血食不衰。時至現代，如果一般民間這樣作，一如奉祀媽祖、山神、土地一樣建廟燒香，筆者并不反對。倘若名流巨公也來提倡贊助，擴大影響，尊關羽為武聖，那就很不妥當。我早年在家鄉時，曾給關廟寫了一付對聯：「斬將出關歸先主，義可風也，南和北拒負武侯，罪容追乎？」我認為他重私情而影響匡復大計，義雖可稱而罪責亦不算輕。當時因為父老們反對，沒有張貼出來，後來讀書稍多，越覺得關羽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矜式推崇的地方。現在如果把關廟改為武聖廟，以供世人師法，影響實在很大，必須慎重考慮。在座的幾個朋友，對此各有其所見，但對尊關羽為武聖，都覺得值得研究。胡將軍當時並沒有多說什麼，但他在陶文的後面，信手寫了如下的論斷，（原文附後）。

「關羽獲得中國之武聖，不特不足以光軍人之武德，且將使中國歷史上之偉大軍人備受委屈！更不足以振軍人之武德。時至今日，政府固然予以檢討，乃是其時，民間亦宜分析事實，尋求原因，果屬不妥，毅然更正，未可使其以訛傳訛，永無休止。聖之一字，極為尊嚴，豈可輕以假人。」

「①讀三國誌關羽傳，曾無一事可以符合陶先生所指之七德。清人以之爲武聖，辱中國傳統之武德。」

「②清人本後金之號，故對岳武穆極恨之，在其統治過程中，爲恐『岳飛型』的軍人起而仇清，故以關羽右之，非榮關羽乃仇岳飛也。」

「③將有五德，清人非不知之，特舉關羽之忠義，正在掩歿（按此係淹沒二字的筆誤）五德之神聖也。」

「④國以兵爲骨，兵以將爲本。台灣今日處『繼絕世，興廢國』之樞機地位，有賴強兵良將以建此『非常』之功勳。若關羽者安可風儀萬方乎！」

「⑤若陶先生之所云，文以文宣，武以武成，唐人到底是磅礴正氣及泱泱風度。其所見者正，其所學者大。新竹諸君子，似應三思陶先生之雅論。」

其後子平兄蒐集到明初以前原祀武廟的歷代名將的名字，胡將軍很仔細的一一評述。誰的功業如何？誰的生平如何？誰列入有點勉強，誰漏列有點委屈。滾瓜爛熟，瞭然於胸。腹笥之廣，記憶之強，論斷之精，我們幾個人一旁靜聽，莫不佩服得爲之咋舌。

好學不倦著述不苟

他本着「學然後知不足」的意趣，於六十三年十月正式到台灣大學註冊，進入歷史研究所，選讀宋史和現代史。每週上課兩次，除了去年冬天因病住院的個把月以外，從來沒有缺過課。這種老而好學的精神，跟他同堂研讀的青年學子和講課的教授，都爲之欽佩不已。他已修滿三年，明年暑期就要結業，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爲「宋太祖雄略之面面觀與今昔觀」，大綱業已擬好，內容也給我們有所透露，預定寫五萬字，明年夏天交卷。不料甫經着手，却告擱筆，實在令人惋惜！他還打算於博士論文完卷之後，再寫一本「中原成敗」，作爲「金門憶舊」、「越南見聞」的姊妹篇。以他的高度智慧和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論述國軍於民國三十五——七幾年間，在中原戰場上截亂作戰的詳細經過。他寫此書的目的，主要在於檢討得失，記取教訓，以爲復國聖戰準備及進行時的參考。同時對於共匪在海外發行的一些刊物，加諸國軍的歪曲誣蔑，予以闢斥，以正世人視聽。這可能是胡將軍大著中價值更高的一種，可惜也胎死腹中，長埋地下了。

胡將軍寫的文章一如其人，有一股超拔雄奇之氣。他手著已出版的「泛述古寧頭之戰」（沒有公開發行）、「金門憶舊」（黎明書局出版）兩書，久已膾炙人口。已完稿而未出版的「越南見聞」，內容更爲精闢。他寫這幾本書或其他散文，態度非常謹嚴，着筆尤其慎重，字斟句酌，毫不馬虎，不但蒐集了好多參考資料，也儘可能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在撰寫過程中及初稿完成之時，嘗不斷請託朋友替他斟酌，并向文壇名流請教。我們幾個跟他常見面的朋友，爲他的誠意和虛心所感動，有時也提出若干意見供他參考。他認爲對的立即欣然接納，還常說：「我寫到這裏也覺得不大對，就是想不出更適當的詞句，或者轉不過彎，現在你這麼一改，便好得多了。」如果他不同意的話，就提出反復討論，最後往往也都接受修正，絲毫不以爲忤。他這種虛懷雅量，實在令人欽服，我個人尤其覺得感激和光榮。每當接到他的親筆稿件之後，便不能不細心拜讀，慎重推敲。但是有時候他也非常固執，記得「越南見聞」的初稿，他先交給我，我一本真誠，對於其中某一部份的詞句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他看後頗不謂然，問我：「原稿你看清楚了沒有？」我說：「看得很仔細，當然清楚了。」他就拿着原稿，逐段逐句的邊讀邊講。讀完講完以後，又問我：「你聽清楚了沒有？」我說「早就清楚了。」他又半開玩笑的說：「那麼你現在服氣不服氣。」我說：「不服氣。這本書是伯公的大作，用你的大名發表，不是用我的名字發表。以伯公的勳望地位，此書一出，必然風行。倘或有一點點容易引人誤解批評的地方，那就應該避免。此稿如未經我看，或者我沒有看出什麼，那就算了。如果我看出而不直言，那就對不起伯公，也對不起我的良心。」他見我如此堅持，就轉問同座的幾位朋友。他們有人說王某人的看法不爲無見，有人不作任何表示。他乃哈哈大笑，很幽默的說：「看樣子你們都贊他的成，那就照改吧。」這種襟懷實在少見。當「泛述古寧頭之戰」和「金門憶舊」兩書出版時，他要把我的名字印在上面，而且要印爲「校訂」。我堅決表示不願「附印、沾光」，他硬非印上不可，說：「你不願印『校訂』，改印『校對』總可以吧。」些微效勞，他竟念念不忘，更增加我的慚愧。這兩本書雖然經過幾度細看改正，後者且請施若麗小姐幫忙，但是印出來後，錯字還是很多，實在對不起胡將軍和讀者。

我跟胡將軍作事的時間很短，相信那時在他的印象中，區區不過是一個有個性肯負責而且硬幹的軍官。除此以外，不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我也相信如果他一帆風順的更上層樓，擔當軍事方面的更高職位，也不會對我有任何特殊提拔。因為我有自知之明，一方面他對我認識不深，關係不切，同時我自己的主觀條件和客觀因素，也要受若干的影響和限制。近幾年來常在一起，他對我瞭解較多，頗加謬愛，或對人揄揚，或當面稱許，使我於受寵之餘，越加感奮。原望以有生之年，攀略分之交，多接聲光，多領教澤。更想略效棉薄，把他的讀書筆記及日記中具有歷史價值，足資借鏡，現在可以公開的部份，作一有系統的整理，公之於世，供人省覽。想不到他竟很快的仙逝而去，私願難酬，愴甚焉極。每想到環几共話，聽他講古論今，娓娓而談的神態，歷歷如在目前，想到他有時興之所在，或朗誦幾句古詩，或唱幾句慷慨悲壯的軍歌，或哼幾句秦腔的聲調，歷歷如在目前。想到幾個人共同斟酌或者我跟他單獨對坐，推敲他的大作或研商其他問題時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想到每次共餐，他那慇懃勸菜勸酒的神情，更歷歷如在目前。但是想不到旦夕之間，竟然天人永隔，再也看不到他的聲容笑貌了。而他彌留時的情狀，竟也未能一睹，言念及此，我心爲摧！

英魂永護大小金門

關於胡將軍的喪事，政府當局及胡將軍的家屬親友，完全依照他六十五年最後一頁日記上所書（他於每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對於世局、國軍及私人的事，都有一篇總結的記述。）「予有心肌梗塞症，去歲又發生心律不整，可以一夜辭世，若一遺囑然，予尸化灰，海葬大小金門間，不開追悼會，魂依舊光樓。」的遺言，敬謹辦理。國防部成立了一個治喪辦事處，派出了好多人負責進行，也有家屬的代表參加，筆者爲其中之一。一切安排均極周到而隆重。七月九日下午六時，移靈至殯儀館景行廳。十日八時舉行家祭，九時起靈，由願祝同一級上將主祭，黃杰、王叔銘、彭孟緝、宋長志等四位一級上將覆蓋國旗，袁守謙先生及高魁元、賴名湯、劉玉章等三位一級上將覆蓋黨旗。旋由憲兵儀隊、樂隊及摩托車十二輛前導，在親友護送下，移靈至火葬場。九時五十分舉行火葬典禮，由國防部長高魁元上將主祭，國軍高

級將領、中央民意代表、各界人士及親友等數百人參加祭禮。下午三時靈骨移奉善導寺，十一日整天供各界人士弔祭。因爲胡將軍遺囑不開追悼會，所以沒有發計聞、登訃告。但在停靈殯儀館及善導寺的兩天中，聞耗而來祭奠的人，整天絡繹不絕。嚴總統因爲赴沙烏地阿拉伯訪問，特於行前親赴胡府弔唁。行政院蔣院長於胡將軍逝世之次日，即赴胡府祭弔，十日八時許又到殯儀館靈前致祭，瞻仰遺容，狀至悲戚！是日七時起，即有很多人到殯儀館行禮，前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博士，由護士及家人攙扶着於七時許來到靈前，行禮後注視良久，潸然泣下，并把他去年冬天送給胡將軍現在擺在靈前的「金門之劍」，拿出來重新授給胡將軍的哲嗣之光，勉他善繼父志。

十二日晨六時，胡將軍的靈骨移到松山軍用機場。七時舉行告別典禮，由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主祭，陸、海、空、勤、警備等高級將領多人，均行與祭。七時三十分，運靈專機兩架，離台起飛，陸軍總司令馬安瀾上將隨機護靈，胡將軍家屬及親友多人同行。九時飛抵金門，戰地司令官親率各界代表在場迎靈。公祭後即從瓊林沿中央公路，經金城到水頭。靈車經過之處，到處佇立着一大羣的軍民學生，擺着香案，舉着香，在路側迎靈路祭。在那些行列中，有老人也有婦孺，他們在烈日之下，一早就站到了那裏，眼淚汪汪地等待着，在他們淚水和汗水交流的臉上，哀戚之情，表露無遺。筆者於去年十月，曾隨胡將軍到金門小住數日。回程起飛之前，漫步街頭，親眼看到當地的老百姓對他歡呼、鼓掌、鞠躬、問好。有幾個老年人圍在他的身旁嘰哩咕嚕，我聽不懂說的什麼，同行懂閩南語的朋友告訴我，他們說的是「我們司令官來了，我們司令官來了。」還有一個啞吧擠到他跟前，滿臉喜悅的指手劃腳。我當時目睹這種情景，感動得熱淚盈眶。拿那時人們的笑容和今天的哭聲來對比，胡將軍的去思和遺愛之深，他永遠永遠活在金門人們的心中。海葬典禮於十時三十分在海軍登陸艇上舉行。馬安瀾總司令率領前線軍政首長及官兵代表舉行安葬典禮，胡將軍的親屬匍匐艇上，哀慟欲絕，在場與祭的人亦無不爲之哀泣。旋在軍樂安息號音中，由四名禮兵把忠骨移到艇邊，再由蛙兵潛水送到金門到大陸海峽中間，預先勘定的安靈位置，頭向莒光樓，足指大陸。一代人豪，於其生前縱橫疆場，叱咤風雲，給國家作了偉大的貢獻之後，從此就靜靜的長臥在海濤洶湧、波瀾壯闊的水域之中。沉潛大

海，翱翔九天，他的靈魂一定呵護着後死的中華兒女，堅強奮鬥，重光神州。海葬典禮完畢後，即將胡將軍遺像和牌位，奉置莒光樓以供戰地軍民的悼念。

同時，因為胡將軍在金門遺澤深厚，金門各界正在計劃為他建立紀念館和銅像，以崇功報德，永誌不忘。在胡將軍靈骨由台北運金門途中，空軍機羣臨空掩護，金門守軍嚴加戒備，海軍艦艇四出巡弋，蛙人潛入海底安葬。這種陸海空三軍動員的隆重喪禮，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胡將軍真正是備極哀榮了。

一個人的有形生命是短暫的，無形生命則是永恆的。胡將軍生前，不管有多少人崇拜他、讚美他，或者批評他、反對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對於胡將軍的作為和事功，不能不同表佩服，即此一點，已足千秋。現在胡將軍的軀體雖已物化，他的獨特風格、才華和成就，將在中華歷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留給後人以無窮的追思和景仰。附錄我的輓聯，結束蕪文：百戰功高，千秋業著，緬維大德至行，自有鼎銘垂宇宙。中年受知，晚歲見重，每思隆情高誼，不禁涕淚滿衣裳。

中外文庫
十五之二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第一集出版
定價肆拾元

抗日情報戰

喬家才編著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係名作家喬家才先生的又一部精心傑作，寫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從事抗日情報戰獲致勝利的經過，要目有：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附錄王蒲臣、史煥章、吉章簡、黃少忠、張炎元、張季春、喻耀離、鄧展謨等追懷戴笠將軍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中外雜誌長期定戶八折優待每冊實收叁拾貳元。

中外文庫
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

章君穀等著
定價叁拾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曾由章君穀、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極獲讀者重視，頃應各界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刊行問世。定價叁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